

外遇



金屋書店

滕固著

外遇

金屋書店版

自記

近兩年來，我的頭腦組織，像是由木片瓦礫一類的東西拼湊成功的。有些殘破了的幻影，有些錯誤的現實，偶然穿過這個頭腦中之無組織的罅隙；反映出來，便成這幾篇不像樣子的東西。

這「集裏的各篇」雖然大部分發表過的，但是在寫的時候只當牠是備忘錄，沒有像人談「做小說」那樣的用過「做」的工夫，所以最初我也沒有把牠們彙集起來出版的用意。有個很好的機會使我安閒靜謐，於去年年底，一連寫了三篇，合以前所寫共計十篇；假使彙集起來去出版也可博得些微薄的版稅，這樣一想，便決定不管好歹，讓牠出版。

對於這一集的出版，我率直地說出我的卑劣的動機了。因此在出版界上有所謂文化事業，文藝創作，民族意識，時代精神一類堂皇的名辭和這冊集子都沒有關係的。牠只是躲在書店的壁角落裏，死一般地沈默着，或由顧客拖了牠出走，或任書店管理人把牠搬移；總而言之，牠是在等待毀滅。

十九年一月八日記於上海

目次

Post obit.....	1
逐客.....	一三
奇南香.....	二一
期待.....	三三
獨輪車的遭遇.....	四七
外遇.....	五九
決別.....	七一
麗琳.....	七九
鵝蛋臉.....	一〇九
做壽.....	一三三

Post Obit

月光灑滿在中庭，把白天的炎熱涼化得乾乾淨淨；涼風一陣一陣的吹拂過來，四娘幾乎沒有氣力來消受了。她的臉色蒼白得像月光一樣，在這死氣逼人的庭院裏，假使沒有她的叔叔——丈夫的叔叔伴住她，她簡直要變成幽靈了。

「到底怎麼樣辦呢？」她把右手的臂腕靠在藤椅的檔欄上，臉兒歪斜地貼着臂腕，對她的叔叔說。

「……………」他的叔叔秀丁，坐在她不遠的那張椅子上，垂頭喪氣地沈默着。

過了好久辰光，他們倆還像墓壇上的彫刻，絲毫沒有動靜。

「情形不好，怕被他們覺察了罷！」她終於忍不住地發問了。

「有甚麼辦法呢？」他千揀萬揀地，答出這一句話來。

「你不要糊塗呀，足足有五個月了」。

「五個月麼？」他無意識地抬起頭來，向她的腹部望了一望。

「我想，率性留住牠罷！」她扭了扭身子，吐出這陰鬱而帶苦笑的調子。

「那是癡話……」

「那末教我怎樣辦呢？」

「除了打胎一法……」

「不，不，我決不做這個勾當。」她說了，眼眶裏隨即流下貯藏很久的冷冷的淚水來，並且抑止不住地流淌着；把秀丁的心坎打了一個強度的激盪。

「四娘……四娘……四……」他站起來，走近她這樣招呼。

「誰要你叫四娘，四娘，」她哭出低微的聲音來，似乎又帶着些怒氣。

「總是我的不是……」他這樣一說，自己也忍不住起來，一頭流出眼淚，一

頭想到自身負有幾重的罪孽：對她是這般的說不出，對死去了二年的姪兒——她的丈夫又那般的不安。死刑的執行期到了，悲切和苦痛，霎時間一倍一倍地增加；他的眼眶中也不斷地湧出淚水來。

「家裏的人，或者還沒有覺察，可是鄰人家像已有議論的了。」她平靜了些說。

「那末到底要揭破的……」

「可不是囉！」

「倘使揭破了……」

「那還了得，這生鐵一般的鋼固的家庭……」她的話沒有說完，又嗚咽地哭泣起來，她的臉兒埋在兩手裏，身體捲縮得像偷瓜畜一樣。

「只有……」他想接下說出個「死」字來，可是喉嚨啞了；他踱着步沉默了一回，竟找不出適當的話來安慰她。

月光青灰色的蕩在空庭裏，顯出更悽其的神情，細微的蟲聲時時驚醒他們；四娘懶懶地直起腰來，把衣角拭了拭淚面，對他說：

「我是打定主意了。」

「死不得……你死了，我的罪孽更重了。」秀丁站停了足，對她望着。

「事情終究要揭破的！」

「那末你要說出我嗎？」

「說出你……更糟了，我想……」

「怎樣好呢？」

「隣人們怕早已覺察了，並且不久要傳到家人的耳朵裏來。」

「到了這個地步……」他慌着，說不出下文來。

「說不定家人已覺察了呢！」

「覺察了，真的覺察了，那末……」

「你不用說，這樣頑石一般的家庭，翁呀姑呀，還有其他呀，除了你，那個不是利害傢伙……我想，這風聲，與其逐漸地從鄰人送進家人的耳朵來，不如你去向我的翁姑告發……免得你……」

「我去告發嗎……」他無忌憚地頓了頓足，心裏更着急起來。

「你不要急……」

「可不是不打自招嗎？」

「不，不，你不要急，我不說出你，決不說出你；你要明白，順着自然的趨勢揭破起來，我和你是不能兩全的；並且兩個人的臉更不知丟在何處，如其照這樣做，我一個人橫豎無可避免的，你可以對家人方面坦白無礙，他們也不會疑你的了。」

「那我怎能對得住你？並且我沒有這股勇氣。」

「爲了顧全你，也可說把家顧全些，你不得不照這樣做！」

「但是，我……怎能對得起你？」

「事情是兩人的，我要你這樣做，我決不埋怨你；早晚要揭破的，還不如這樣的爽快！你不這樣做，我更難堪了。」

「但是，啊……」秀丁退坐到椅子上，臉面仰天，把右手的手掌覆在額上，腦兒被踐踏一般的痛楚着。

隔了幾天，秀丁把四娘身孕的事，告訴了他的父母；更由父母告訴了他的兄嫂——是四娘的翁姑。家裏的人，把一切對這事件的氣憤，裝在酒甕裏一般的無可如何的鬱釀着。於是對四娘，便睜出無數猙獰的眼兒來監視她。在這個時候，鄰人家也像風潮般的在暗地議論了。四娘自己明明白白設身在重重敵人的包圍中；在她再沒有生路可走，只等候有一天衆人把石子去擊死她。

把禮教當飯吃的秀丁的家庭裏，不能再忍耐了；外間風聲愈大，而家庭的惡

化也愈烈。那天，家裏的人密商了好久，秀丁也參與其間，最後決定把四娘逐出。並且要她供出來是誰做了這個花頭的？這個決定，秀丁在當時也竭力主張的。

一個陰黑的晚間，雖然已到了秋涼時節，但是一種無名的散漫的熱氣，還在屋子裏浮蕩着。這是一件多麼重大的多麼不名譽的事情呀，秀丁和家人總共四五人，怒氣衝衝地，扮起青銅的臉孔守候在四娘的房門外。房間裏是四娘的姑，一個瘦削削的五十歲以內的精幹的婦人，坐在對床的一張椅子上，在盤問她。在這陰鬱的燭光中，四娘掩面哭泣，長髮披散在兩肩，比妖鬼還可怕。

「究竟是那一個人，你說出來……你說了，我們可以饒恕你的！」她的姑這樣盤問她，不知道重複了多少遍了；四娘一句話不回答，而她一句逼緊一句地問下去：

「你說出了那個人，我們可以幫助你們倆成功事實……你說哩！」四娘的姑

比裁判官更巧妙的要誘出她的供狀，但她老是有沒有回話。門外老年人的呵斥聲，嘆聲，拍板聲，一種非人間的殺氣追襲上來，四娘像跪在閻王殿上，知覺全然失去的了。

這樣足足有兩三個鐘頭，仍沒有些微的結果。四娘的姑退到房門外來，搖着手顯出懷喪的神氣。她的翁歪絞着樹皮一般的頸項喊道：

「教她走罷！」

「教她走罷！」還有其他家及也握着參兒和四娘的姑說；這陣的殺吊般的苦叫，把秀丁的心兒垂蕩了數尺。在這緊張的空氣中，四娘被逐是不可避免的。他想挺身走出，把實在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說了出來；他想找出一把手鎗來把家裏人掃射一下，讓他和四娘在家裏過活；他想和四娘一同出走，一同逃到天涯……他的空想還沒有完結，四娘掩住了臉兒，走出房門，她的姑捏了燭火在引導她向後門走去。

老人家的咕嚕聲，翁的辱罵聲，姑的責備聲，這一片替禮教爭氣的聲音，嘈雜地把四娘一路送出去，灣灣曲曲地送出了邊門，送她到沒入荒黑的暗夜裏。秀丁跟着一路走去走近了邊門，不由得頓了頓足，發出了一種怪異的嘆息。

*

*

*

從這個稀有的事件傳出了以後，鄰人家對這事件，開始公然的議論了。有的說四娘和家裏的僕人某某有關係的；有的說她夫家這樣鐵鎖一般嚴緊，怕和母家的親戚某某有關係罷！有的說……這般那般地揣測，徒然把四娘聲名鬧動得高高的，但這事情的真相，隔了好久，還沒有人敢斷定。

秀丁留意四娘出走後的下落，有時裝出無意識的樣子詢問鄰人。母家離開不遠，雖然沒有在母家。有人傳聞她在絲廠裏做工，有人傳聞她到尼庵裏去了。秀丁良心上釘了一針毒刺似的，徹骨地隱痛；他的健旺的身體一天一天的萎靡了。鄰人家議論四娘的風聲，還是沒有熄滅；在這浮漾的風聲裏，還有人贊揚秀

丁執行家法的嚴緊，贊揚秀丁首先發見四娘的身孕，贊揚秀丁爲了這不名譽的事件而憂傷。然而秀丁天良上的痛苦，已到了不可測度的地步了。

又隔了幾時，鄰人們閤傳，四娘死在有名的隨緣庵中的荷塘裏，肚子腫得高高的，浮在水面；那個時候剛巧秀丁臥在床上發熱病。病勢已到了可怕的程度，家裏人誰都惶恐起來，招了幾個隣人來看守病人。終於無可救藥了，秀丁說了一篇不可捉摸的囑語而長逝。

秀丁在臨終的時候，曾屢次呼喊四娘的名字，並且最後說欠她的債要去還她了。這個消息由守病的鄰人傳了出去，又成了一個議論的中心，許多人甚至他的家人，在因果報應的頭腦支配之下，都說秀丁去還債了，因爲四娘投水死了，他是首先發見四娘身孕主張逐出她最力的一個人。

但是究竟欠了四娘怎麼樣的債，只有死的人自己知道。

一九二八，六，一〇，病後改舊作。

原
书
空
白
页